

甜甜桑葚寄乡愁

◎曾利华

“桑舍幽幽掩碧丛，清风小径露芳容。参差红紫熟方好，一缕清甜心底溶。”童年的野味总是出奇的丰富，而最令我心驰神往的莫过于初夏那紫红的桑葚了。

儿时的记忆中，故乡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挺立着一两棵婀娜柔美的桑树。每年初春，桑树开始吐出新芽，谷雨前后，桑树已是一片新绿。立夏时节，葱葱郁郁的枝叶间就冒出了一串串青绿的小桑果。“黄栗留鸣桑葚美，紫樱桃熟麦风凉。”小满一过，夏的阳光开始泼辣起来，跳跃在枝叶婆娑间，给翠绿的桑葚涂上了鲜红的胭脂。它们或红或紫，宛若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玛瑙，诱惑着我的味蕾。放学归来，我迫不及待地放下书包，飞跑到桑树下，像猴子一样，“噌噌噌”几下爬上桑树，摘下一

大串红得发紫的桑果儿就往嘴里塞。熟透了的桑葚，像抹了一层蜜，一入口，满嘴里都是甜甜的汁水。大快朵颐之后，伸手一看，十只手指都染成了紫红色，嘴唇上也一样，衣服上也被染得紫红紫红的，洗都洗不掉。

桑葚一旦熟透，树上可就热闹了。最常见的是麻雀们，叽叽喳喳，上蹿下跳，一嘴一颗，扇出的树叶就冒出了一串串青绿的小桑果。黄栗留鸣桑葚美，紫樱桃熟麦风凉。”小满一过，夏的阳光开始泼辣起来，跳跃在枝叶婆娑间，给翠绿的桑葚涂上了鲜红的胭脂。它们或红或紫，宛若一串串晶莹剔透的玛瑙，诱惑着我的味蕾。放学归来，我迫不及待地放下书包，飞跑到桑树下，像猴子一样，“噌噌噌”几下爬上桑树，摘下一

来采摘几把桑葚，泡进酒坛里。浸泡一段时日，紫色的桑葚酒倒进玻璃杯，仿佛琼浆玉液，散发着阵阵醇香。夏天的傍晚，高老师喜欢撒一张小餐桌放在小院里吃晚餐。他一边喝着桑葚酒，一边摇头晃脑地吟诵：“殷红莫问是何染，桑果铺成满地诗。”

“恰是春风三月时，芳容依旧恋琼枝。情怀已酿深深紫，未品酸甜尽可知。”长大后的我到外地读书以后，就吃不上老家的桑葚了。每每放假回家，桑葚成熟期已过，抬眼望着桑树，“桑之落矣，其黄而陨”，心中不免怅然。大学毕业后，我在学校教书，与故乡、与桑树渐行渐远，却仍然有一种桑葚情结。我在课堂上教《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教《乐府·陌上桑》，都情不自禁地想到老家门前的桑

树，想到童年采摘桑葚充满欢乐的时光，撩拨起我一片浓浓的乡思。我给孩子们讲二十四孝中的“拾葚异器”。“汉蔡顺，少孤，事母至孝。遭王莽乱，岁荒不给，拾桑葚，以异器盛之。赤眉贼见而问之。顺曰：‘黑者奉母，赤者自食。’贼悯其孝，以白米二斗牛蹄一只与之。”借此教育孩子们也能像蔡顺一样孝敬父母。

桑梓是古代家乡的代称，有“桑梓之地，父母之邦”之说。“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又是一年夏来临，老家的桑葚早就熟了吧？高老师又在酿桑葚酒了吧？不知不觉间，竟口齿生津，怀念起那仍留在舌尖上的童年味道。桑葚的味道是故乡的味道，那甜甜的味道承载着儿时的快乐，成为我这个漂泊在异乡的游子最温暖的记忆。



萤火虫

◎吴王军

夜色渐渐浓郁的时候，天空仿佛被干净的墨给染遍了，呈现出一片晶莹的黑。这时，萤火虫就开始悄悄地出现了。先是一点、两点的光亮，后来就是无数点，一点点亮亮的光，在夜色里闪闪烁烁的，犹如是温柔的灯光，把乡村里原本平凡的灌木丛和庄稼地点缀得灿烂生动。平淡的黑夜也因为有了萤火虫的点点光亮而顿时美丽了起来。

这，是我记忆中乡村夏夜萤火虫飞动的时候，它的光点点闪烁的动人情景。

萤火虫是农村孩子无比喜爱的小精灵。记得我小的时候，住在农村老家，每当夏夜来临，我总是喜欢和几个小伙伴跑到村外，在田间小径上去寻找，这时，就会有萤火虫在身边飞来飞去，用手轻轻一招、一拢，流动的光亮就消失了，如果没有落到地上，那一定是被握在手中了。回到家里，在灯下细细打量萤火虫，会发现那是一种相貌并不出众的小昆虫，轻轻抚摸它的光亮，既不滚烫，手掌也不感到灼痛，非常温润。

如果抓到萤火虫，就把它装在透明的玻璃瓶里，这样可以看到它闪烁出的美丽的光亮，但是，这样做却容易使萤火虫死亡。于是，我们就用清香的芦苇篾子编成小巧而透气的小笼子，把萤火虫放到里面，既可以使萤火虫自由舒畅地呼吸，还可以成为一个别致的闪烁着点点光亮的小灯笼。

奶奶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民间古老的传说，在这个传说里，萤火虫是古代一个名叫京娘的美丽女子化身而成的。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没有当皇帝时，曾经千里送京娘，路上，赵匡胤自己步行，却让京娘坐在马上。这段送别从容而真挚。后来，京娘在战乱中死了，她死后，赵匡胤在一次战争中迷了路，忽然，有一只萤火虫及时出现，在黑暗中给他引路。这小小的萤火虫之光让赵匡胤平安脱险。传说这是京娘死后要报答赵匡胤当年千里相送之情，特意化身为萤火虫，来帮他脱离危险的。萤火虫的这个神奇浪漫的传说，让我在凝视它的时候有了许多美丽的想象。虽然晶莹如泪光的萤光承载了一个惆怅的战乱故事，但是，化身为萤火虫的京娘，却是赵匡胤的帝王生涯中最美好最温馨的一曲歌谣。

如今，站在乡下老家的夏夜里，我的思绪还常常被萤火虫美丽的传说摇曳着，我的目光依然被萤火虫的光亮牵引着，觉得这小小的萤火虫，竟然是人间的奇观。

夏日的黑夜里，萤火虫有时候会驻足于绿树枝头，从这一枝条到那一枝条，繁密的萤光勾勒出绿树的袅袅风韵。举目望去，房屋之间，葱葱郁郁，深不可测，都是繁茂的树。那一缕缕起于幽壑之中、流淌于绿树枝头的清风，不仅有清心怡神的凉爽，而且在萤火虫的光亮的点缀下，充满了美丽的动感，在一份璀璨里簌簌作响。

乡村的夏夜，尽管是一片恬静，无限的生机却是一直都在的。小小的萤火虫，就是这片生机里最为生动的音符。

萤火虫在夜色里飞啊飞，光亮在静静地闪烁。又想起了儿时的岁月，那时，农家夏天的晚饭一般都是以辣椒炸酱豆、凉拌黄瓜、辣椒炒茄子来佐餐，如今想起这些饭菜，齿颊犹自留有余香。那时，在夏天的夜半时分，我们口渴了，就从水桶中拿出用清凉的井水浸泡的西瓜，吃上两块，那时夏日晚上的乘凉，大家坐在一起摇着蒲扇，说着话，我们这些小孩子看着萤火虫的亮光在嬉戏，不仅舒畅清爽，而且回味无穷，乐趣弥漫。

如今，虽然每年的夏天依旧如约而至，我却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那灵动闪烁的萤火虫了。这些年来，在城市里忙碌生活着，我究竟拥有了什么？到底又失去了什么？想念起昔日的萤火虫，我总是觉得心中会默默荡漾起思念的涟漪，还有绵绵的怀旧之情。那美丽的温馨岁月，那闪烁着点点光亮萤火虫，曾经是那么真实而温馨地丰富、充实了我的儿时岁月啊！曾经拥有却已经过去了的美好的一切，还会再回来吗？

其实我还分析掉了他没来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今天可能他推出来的馒头早已卖完，收了早工回家了。

我直接往他家走去，我想他孩子的事情比我买两个馒头更重要。

又见枇杷黄

◎朱凌

枇杷树

老宅边
昏晃里
山坡上
小溪旁
坚韧的你呀
定格成故乡亮丽的风景

不怕日晒风吹
不惧雨雪冰霜
大雪压不弯
雷电劈不断
纵情花开恣肆结果
兀自芬芳兀自酸甜

细究你的离奇身世
是父亲母亲
虔诚的栽种
还是顽皮的孩子
胡乱的栽插
抑或是飞翔的鸟雀
衔落的一粒种子
一遇上故乡的黄土地
就迫不及待地生根发芽
长成扶摇直上的苍天大树

枇杷叶

四季常青
状如驴耳
竖起时酷似
年少时的我
聆听妈妈的教诲
垂下时多像
年迈的老母亲
侧耳倾听
我归来的足音

让我入脑入心
更可以入药
每当我漂泊异乡感染风寒
咳嗽不止时
是妈妈熬制的
故乡牌枇杷汁
无数次
治好了我的咳嗽
而如今
这一壶枇杷液
无论如何也治不好
风烛残年的老爸老妈
那经年不息揪心的
咳嗽连天

枇杷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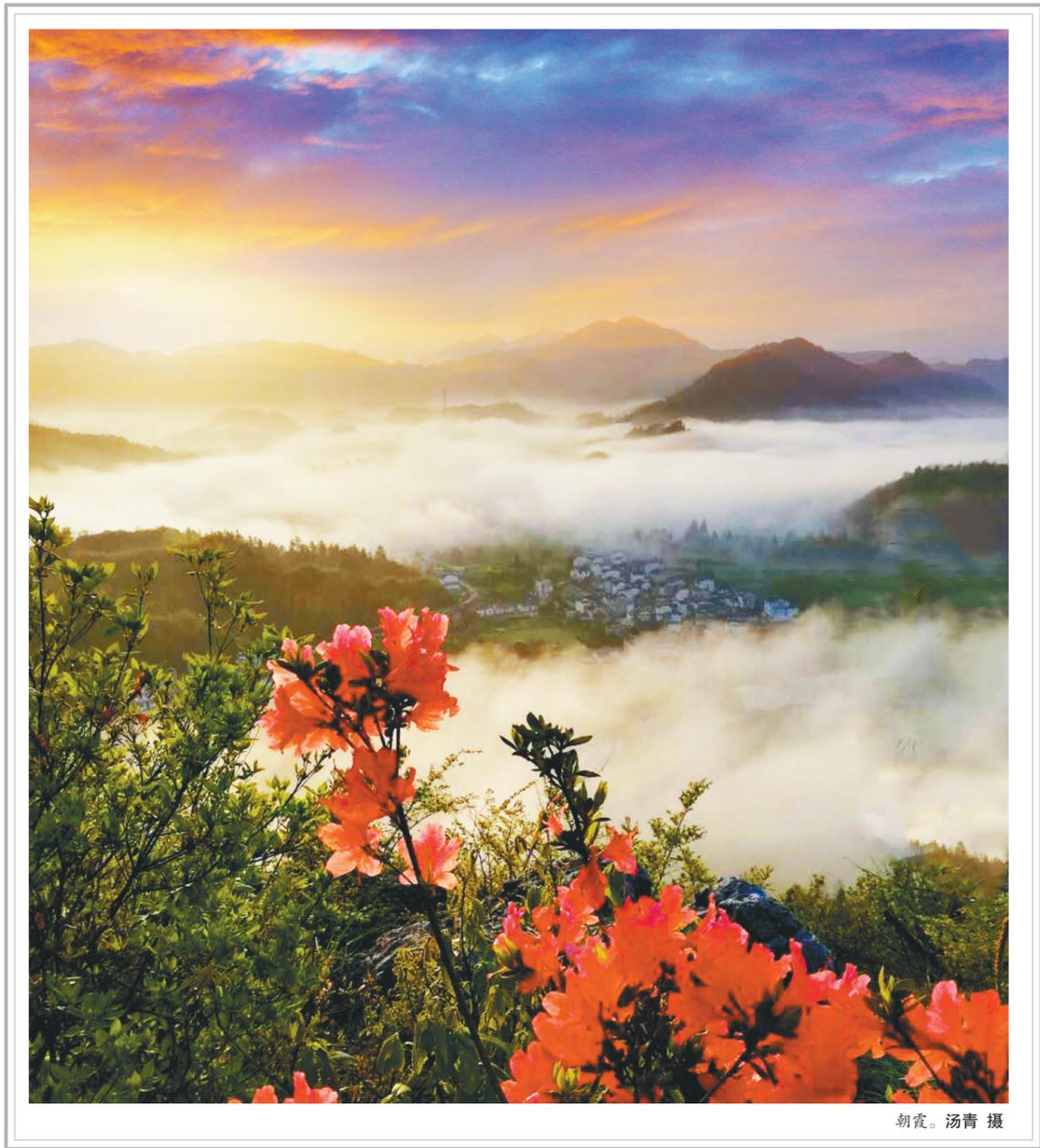
密密匝匝
挤挤挨挨
肩并着肩
手拉着手
或攀上高枝
探头探脑
眺望未知的远方
或深藏于叶片之下
捉一场永远也
找不着的谜底

每一颗都是圆的
团团圆圆是我们
心中美好的愿望
每一颗都
黄澄澄金灿灿
只有在故乡的土地上
繁衍生息的人
才能品出这甜中带着酸
酸里面透着的甜
这就是家乡制造
这就是乡愁的味道

枇杷树上的鸟窝

花期多雨
那白色的
黄色的花蕊
纷纷零落成泥
枇杷果明显少于往年

猝不及防的发觉
那向阳的枝桠间
筑了一只温暖的鸟窝
设想 不久之后
便会有鹅黄的小嘴
叽喳喳鸣叫求食
忙碌的翅膀
往来穿梭
清脆的鸟鸣哟
婉啾啾鸣
谁都会深信不疑
这个诞生生命
述说传奇的小窝
该是多么硕大无比的丰收果



朝霞。汤青 摄

街口拐角处的馒头摊

◎黎大杰

我快步朝嘉兴路与都尉路的拐角处走去。

此时正值下午下班时间，这儿是丁字型路口，人来人往的，客流量特大。

“嘿，怪了，馒头摊今天怎么没摆了？”

我纳闷，这个馒头小摊不是天天风雨不改，雷打不动的都要来么？

摊主我认识，但不知道姓名，因为我压根儿就没问过。

来此摊买馒头的人也没见过谁叫过他大名，都是一走近摊子，直接省略主语：来两个白馒头。

摊主不抬头，他听声音就知道是哪个老主顾。

他麻利地从小摊侧边扯下一只小塑料袋，双手撑开上下抖，一套在右手，左手撇开铝皮蒸笼，蒸笼里一股白雾漫出，遮住了他的眼，他鼓起腮帮子，暖起嘴使劲地吹开雾气，右手伸进去抓起两个表皮上有一颗黑芝麻的馒头，交与右手打一松结，递给来人。买者往摊主腰间口袋里投进两块硬币或

纸币。交易成功。

摊主转头又问围着的其他顾客：“你来几个？”

“有花卷没？”“有！”摊主边说边在小车摊的另一层低一层的蒸笼里夹出一只花卷递过去。

我不急，反正下班没事，站在那儿看他们买卖。馒头是够卖的，我不用去挤，他们有的要买热的，要急着吃，我买的是明日早餐，冷热无所谓，反正吃时还要热一次。

摊主每天卖多少馒头，他心里头贼有数，多也不过多几个，少也少不了多少。

摊前人少了些，摊主就会主动转过头来问我：“还是两个？”

他知道我每天这个时候会到，他知道我有点假绅士，不想去挤，他知道我只买白馒头的。唯一不能确定的是我每次到底要几个，因为有时我买两个，有时却只买一个。

今天的拐角处冷冷清清，我的心里也空落落的。

我左右望望，希望在附近能看到他正推着车来，或是赶着车

去，但没有。

是他家里临时有事来不了？但这仿佛不太可能，因为他曾在这地儿摆摊，风雨无阻，即使他不来，他老婆也会来。

是城管不允许在此摆摊？此事也不存在，他摆摊时段是在下午六点后，城管早下班不管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任我想破脑袋也猜不好。

一阵风吹来，我猛一伶仃，连我自己都吓一跳，我今天怎么了？我怎么会如此的为一个馒头摊的无故缺位而念叨不止、耿耿于怀呢？

我在拐角处站了好一会儿，摊主还是没到来，看来他今天不会来了。

我恋恋地往回走，不时转头看看。我怕我前脚刚走，他后脚又来了。我倒不是担心明早的早餐没有了这非常有嚼劲的馒头，而是担心一种习惯的养成一旦被打破，会失落一些东西，或缺少一点东西。

当然，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我

有一个好消息，需要及时告诉他。

他的孩子可以进城读书了。

有一天，当他得知我在教育部门工作时，就吞吞吐吐地、羞口似羞地向我打听他孩子可否进城上学。

我没当场回答他，因为农民工子弟进城入学不归我管，我也就不了解这方面的具体信息，但我答应帮他问问。

我已经打听好了，现在按规定，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孩子与城里孩子一样可以共享城里的优质教育资源。只凭居住证和务工证明就可申请孩子入学了。

我记得他当时给我说过的馒头作坊在另一条街的另一条巷子里，我当时没有在意，心想反正他每天都要来的，不用去刻意记住他的地址了。

其实我还分析掉了他没来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今天可能他推出来的馒头早已卖完，收了早工回家了。

我直接往他家走去，我想他孩子的事情比我买两个馒头更重要。

